

欽定五代史

卷之二十一
五

五代史卷二十七

宋

歐

陽

脩

撰

唐臣傳第十五

朱弘昭太原人也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弘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不疑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弘昭乃免遷左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南院使鳳翔節度使孟知祥反石敬瑭伐蜀久無功明宗遣安重誨督軍是時重誨

已有間重誨至鳳翔弘昭迎謁禮甚恭延重誨于家使其妻妾侍飲食重誨以弘昭厚已酒酣具言蒙天子厚恩而所以讒間之端因泣下弘昭卽奏言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遽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弘昭閉門不納重誨由此得罪死樞密使范延光尤惡弘昭爲人罷爲左武衛上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唐諸大臣皆欲引去以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

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
延壽延光弘昭入見辭曰臣廝養之才不足當大任明
宗叱之曰公等皆不欲在吾目前邪吾養公等安用弘
昭惶恐乃視事馮贇者亦太原人也其父璋事明宗爲
閹者贇爲兒時以通黠爲明宗所愛明宗爲節度使以
贇爲進奏官明宗卽位卽爲客省使宣徽北院使歷河
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復進見而孟
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贇竝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
此四人及殺秦王而立愍帝益自以爲功又其所用多
非其人給事中陳乂爲人險譎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

又事郭崇韜兩人皆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爲樞密院直
學士而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
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
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
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
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珂由此遂反
從珂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謂其客
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見婦君之女也其以
歸無使及禍乃拔劍大哭欲自裁而家人止之使者促
弘昭入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自投于井以死

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贊母新死子母棄尸于道妻
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
祖卽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也初廢帝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
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
房曷而延朗爲孔目官初愍帝卽位徙廢帝爲北京留
中不降制書遣供奉官趙處愿促帝上道帝疑惑召昭
胤等計議昭胤等皆勸帝反由是事無大小皆此五人
謀之而曷又喜鬼神巫祝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
白山神神魏崔浩也其言吉凶無不中曷素信之嘗引

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暲使濛問於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暲不曉其義使問濛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能解也帝卽以濛爲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由此甚懼使暲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決反使專美作檄書言朱弘昭馮贇幸明宗病殺秦王而立愍帝帝年少小人用事離間骨肉將問罪於朝遣使者馳告諸鎮皆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得文遇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思同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又遣暲

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來所以迎王也已而東兵果叛
降于帝帝入京師卽位之日受冊明宗樞前冊曰維應
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鬻曰張濛神言
豈不驗哉由是鬻益見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帝旣立
以昭胤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爲比部郎中
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爲皇城使鬻爲宣徽北院使延朗
爲莊宅使久之以昭胤鬻爲樞密使延朗爲副使審虔
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爲職方郎中樞密
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昭胤鬻
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

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炙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塘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塘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是時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爲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而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於是帝益疑之是時高祖悉握精兵在北饋運芻糧遠近勞弊帝與延朗等日夕謀議而專美文遇迭宿中興殿廬召見訪問常至夜分而罷是時高祖弟重胤爲皇城副使而石氏公主母曹太

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高祖益自危懼
每帝遣使者勞軍卽陽爲羸疾不自堪因數求解總管
以探帝心是時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而墓在太
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建言陵與民家墓相雜不可立
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爲國取怨帝由此發怒罷高祖
總管徙鎮鄆州延朗等多言不可而司天趙延義亦言
天象失度宜安靜以弭災其事遂止後月餘文遇獨直
帝夜召之語罷敬塘事文遇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
成國家之事斷在陛下且敬塘徙亦反不徙亦反遲速
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一賢

佐以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目夜半下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文武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瑭以反聞敬瑭上書言帝非明宗子而許王從益次當立帝得書大怒手壞而投之召學士馬胤孫爲荅詔曰宜以惡語抵之延朗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瑭事每戒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由此不欲行而延朗等屢迫之乃行至懷州帝夜召李崧問以計策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崧躡其足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是時契丹已立敬瑭爲天子以兵

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虔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虔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爲民初延朗與暲竝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人皆怨暲心患之而不能爭也但日飽食高枕而已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不省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晉高祖聞暲常不與延朗事哀之後復以爲將歲餘卒專美事

晉爲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其所終

嗚呼禍福成敗之理可不戒哉張濛神言驗矣然焉知其不爲禍也予之所記大抵如此覽者可以深思焉廢帝之起所與圖議者此五六人而已考其逆順之理雖有智者爲之謀未必能不敗況如此五六人者哉故并述以附延朗見其始終之際云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也少爲騎將從莊宗破梁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卽位歷應嵐二州

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
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愍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
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
鳳翔軍叛降于從珂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千人家屬
未及而從珂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
其城呼曰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
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
珂廢帝卽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徙安遠又徙
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廢帝以
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廢帝幸懷州遣思立

五代史卷二十一 傳
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
遠降晉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騎射事晉王莊宗
時爲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
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卽位遷捧聖指揮使
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
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爲親
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
素驕自爲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
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

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爲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召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三司使孫岳嘗爲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誠聞而不悅及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之岳走至通利坊見殺明宗不能詰義誠已殺岳又以從榮故與弘實有隙愍帝卽位弘實常以誅從榮功自負義誠心益不平潞王從珂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之興元張虔釗兵叛降從珂思同走

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昭等曰朕新卽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節諸公以大計見迫不能獨違事一至此何方轉禍吾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遜以位苟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帥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守招集亡散以爲後圖愍帝以爲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是時明宗山陵未畢帑藏空虛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分朱弘實見軍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謂義誠曰今西帥小衄而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見兵守